

插花地册子

止庵 著



往事文丛

方 出 版 社

I251

Z479

插花地冊子

止庵 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丽华

装帧设计:李颖明

版式设计:卢永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插花地册子/止庵著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1.1

(往事文丛)

ISBN 7-5060-1441-6

I. 插…

II. 止…

III. 回忆录-中国-当代

IV. I251

插花地册子

CHAHUADI CEZI

止庵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本:850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6.125 插页:4
字数:118千字 印数:1-6000册

ISBN 7-5060-1441-6/K·306 定价:16.20元



一九六四年在北京景山公园。

一九七〇年在北京红星胡同八号院内。





一九五一年母亲在北京。

一九七一年与母亲在北京东单公园。





一九七〇年与父亲在北京颐和园。

一九七九年与父亲、姐姐在北京北海公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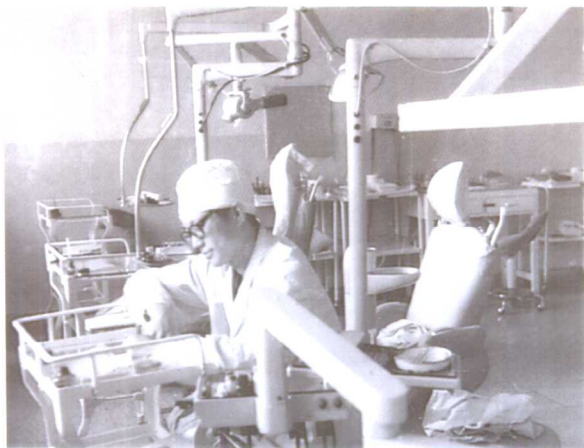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九八一年与大哥在北京西颂年胡同五十一号院内。

一九七五年二哥在北京西颂年胡同五十一号家中。





一九八二年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诊室内。

一九八四年在北京中山公园。





一九七九年廖若影在重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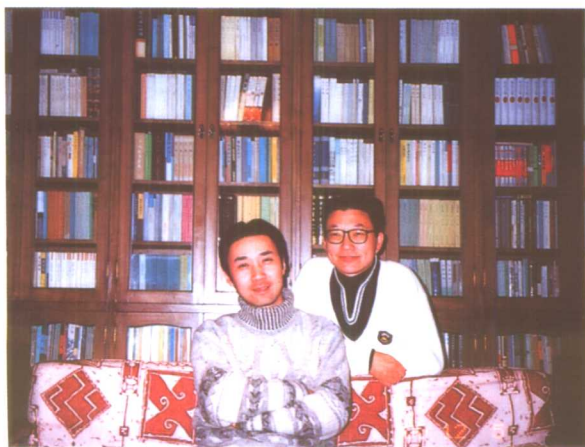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五年与父亲、沙蕾在北京西颂年胡同五十一号院内。





一九八八年与戴大洪在北京西颂年胡同五十一号家中。

二〇〇〇年与王亚非在北京望京西园家中。





一九九六年与 Morin 在日本京都清水寺。

一九九四年在法国戛纳。



序

我应承下这个题目，整整拖了一年不曾动笔。实在是很难写。原因有二，其一是要写自己的事情。我一向认为世间什么都可以一谈，惟独自己的事情除外，因为容易搞得“像煞有介事”。记得有一回和朋友谈起，文艺复兴的流弊之一就是人们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而几百年来欧洲以至世界上的乱子大多由此而生。看清楚这一点，大概可以引为鉴戒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觉得这未免可笑，也很可怜。再说读者多半是不相识的，凭什么不先请教一句想听与否，就把你那点儿鸡毛蒜皮的事情说个喋喋不休呢。天下事怕的是自己饶有兴致，而别人索然无味。话说到这里，似乎牵扯到意义上了，殊不知此点最难确定，把有意义的看成无意义，因而不说，倒还无所谓，顶多只是遗漏，而古往今来遗漏的事情多了，最终一起归于寂灭而已；麻烦的是把无意义的看成有意义，岂不成了一桩笑话了。废话说了许多，最后还是得写，并不是自己又有新的想法，也不是一向视为无意义的忽然变废为宝了，道理其实只有一个：既然说过要写，那就写罢。只是有些太个人化的事情可以忽略不提，而且知道即便写下来的也没有什么价值，不免换个态度，至少无须装腔作势了。好有一比是明知自家摊儿上只有萝卜白菜，就用不着像卖山珍海味

似的起劲吆喝了。当然有会做买卖的,能把萝卜白菜吆喝出山珍海味的价儿来,可惜我没有这个本事,而且总归还是心虚,不如尽量藏拙为幸。

其二是要写童年的记忆。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“童年”是指“儿童时期,幼年”。这大概就是说年龄,真要如此我可就写不出什么来了,因为我在那个岁数差不多没有记忆。有个办法是混水摸鱼,把后来的事情偷偷儿地移到前面去;但是我却不打算这么干,因为这颇有写小说的意思,那样的话倒还不如另替主人公取个名字,索性胡编一气呢,兴许有点儿意思也未可知。这回照旧是实话实说,跟我十年来写文章的路数一样。但如果换个衡量的尺度,比如说经验,知识,或者思想,大概直到现在“童年”也还没有过去呢,这样似乎就可以打一点儿马虎眼了。此外即使童年只是时间概念,可记忆却是绵延一贯的,很难掐头去尾单单截取那么一段儿,而不牵扯到此后的想法和行事。也就是说,童年只是因,后边还有果(或者没有,好比一朵谎花,开过算是完事),我把这个因果关系写出来,大概和“童年记忆”的本义也不太离谱罢。说来这些都是找辙而已,可是人若不给自己找辙,又能干得成什么事情呢。反正勉强拿得出手的就是这些了。

话虽是这么说,赶到要动笔了,还是觉得为难。前些天和朋友聊天,我说现在无论谁都是几岁上小学,几岁上中学,几岁上大学,恐怕难得有早慧者,更别提什么天才了。这话原本与自己无关,可是现在要写这篇东西,觉得似乎除了一笔流水账以外,也没有什么好交待的。话说到这里忽然想到,从前写过《如逝如歌》,其实是一部自传。从一九八七年写起,到一九九三年才告

完成，在此之前凡是自个儿觉得有点感触的东西大多写在里面了，倒不如拿这个来顶账呢。只是因为诗的形式，又用了梦窗碧山一路笔法，未免有些晦涩，现在要写也只好给它写本事。但是人生经历讲起来也就是点到为止，话说多了反而没有意思。未了想起从前写过一段话：“我这个人活到现在，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，如果这能算是一件事的话。”那么就以这个为主来谈谈罢。虽然十年间以书为题目写过不少文章，该说的话其实也说了不少了，但那都是书评，未免略为严肃，至少书本子要找出来重看一遍，想清楚好坏究竟在哪里。这回则另辟门径，单单凭记忆说话，也就不妨随便些了。所以算是给那几本随笔集子在写本事也行。虽然免不了有记错的地方，可是错误的记忆也是一种记忆。也不是凡记住的都写在这里，有些宁肯忘掉的，我当然不写了。写的主要还是愿意保留的一点记忆罢。也可以说我写的是记忆在这些年里的沉积物或衍生物。可是要声明一句，就是读书我也没怎么特别用过功，只不过别的方面乏善可陈，好像显得这个像回事儿了。但是有一条线索在这里，也就由得我跑野马了。现在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，——至于“正传”是否仍是“闲话”，抑或更“闲”了几分，我就不管了。

二〇〇〇年八月九日

目 录

序	1
小时读书	1
写作生涯	12
师友之间	27
读小说一	50
读小说二	72
读诗	102
读散文	121
思想问题	140
如逝如歌	151
骊歌	153
月札	162
日札	167
挽歌	175
后记	185

小时读书

七岁那年,我该上小学了,正赶“文化大革命”兴起,百事俱废,推迟了整整一年才入校。上学后没有语文课本,每天学的是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,当时叫作“红宝书”,可以管所有事情。老师每节课讲一两条,连带认字与学习里面的旨意。《语录》原本不是当教材编的,生字与语法现象并不循由简而繁的顺序出现,现在想来这种课一定颇不容易教,更不容易学。可是两方面似乎也都能够对付。而且此前我在幼儿园里已经认过一些字了。那时还搞“早请示,晚汇报”,每天要抄一段语录,次日交给老师,好久我才找着窍门,专挑字数少的,有一条最短,只有两个字:“多思。”抄得次数最多,以致几乎天天都在“多思”了。不记得过了多久才真正有了课本,大概总是两年以后罢,可是课本并没有更多趣味,而我也就沿袭了从前学《语录》的习惯,依然是对付而已。这一直整整延续到中学毕业,我不再学习语文为止。当年除了《毛主席语录》,还有一册《毛主席诗词》,大概因为形式内容均非浅显,好像不曾当过课本授习,但是也是要读的。我开始读古人诗词,即是《卜算子·咏梅》后面所附陆游的那首同题之作(“驿外断桥边”),我也是由此第一次领略中国诗词之美。上中学后我背诵许多唐人绝句,语文课上不爱听讲,便在课本的空白

处默写，一学期下来，几乎都写满了。至于老师所讲的什么中心思想、段落大意之类，可以说是不大用心去听的。期中、期末都是开卷考试，可以看课本，一抄就是，无须犯难。上大学学的是医科，根本没有中文课程，所以这方面所受教育，迄今仍然是空白。大学毕业后，有一次得知社科院要办函授课，讲些文学概论之类，我想不如也来补习一下，遂托那里的一位友人代为打听。谁知他反倒说，你没学过这个，正是好事。我由此而打消了重学中文的念头。顺便说一句，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很长一段时间是公众必读书，而我由打篇末的注释里学到不少历史方面的知识。我很早就对历史有浓厚兴趣，尤其是中国历史，主要是想知道一些事情，但是这方面的读物一时很难找到。外公家有一本专门解释《毛选》成语典故的书，好像不是正规出版物，我也曾反复翻看。

上面说不喜欢上语文课，这里却也有区别，我可以说的对课本里那些文章始终没有兴趣，尤其是每篇文章几乎一律分作三段，每段都体现一层意思，末了全篇又要总结出所谓中心思想，实在有点儿让人腻味；但是不用说也因十几年的中小学教育而认识不少生字，学到基本的语法知识。只是有一样儿我简直不会，就是作文，这可能与我不爱学习课文也有关系。可是赶上要写作文我却不怕，因为有父亲可以代笔。上中学以后，拢共只有一两篇作文出自我自己之手。我从学校领来题目，跟父亲说几句好话，他一会儿就写成了，交给我时总说让我用自己的话重写一遍，其实他已经模仿过我的语气，所以我只抄录在本子上就行了。交给老师之后，父亲很关心得到什么说法。有一位老师姓